

多士師表戴運軌

吳健雄

有一次，我在美國和加州柏克萊大學輻射研究所穆衣耶教授見面，大概是在一九五五（民國四十四）年以後吧，他告訴我他曾在該所協助一位客籍研究員、中華民國的著名物理學家戴運軌先生，以能量十八及三十一 Mev 質子射線撞擊厚靶物質所得的中子產量 (Neutron Yields From Targets Bombarded By 18-And 32 Mev Protons)，研究結論發表論文於美國物理學會雜誌「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s Vol 109, pp 2086-2091 year)，博得國際好評。

穆衣耶教授對戴運軌先生瞭解得很多，非常敬佩他，曾經向我盛讚戴先生的成就：

「戴先生是中華民國物理學的老前輩，自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起即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當教授，一九四六（民國卅五）年春到臺灣接收日本帝國大學（即今之臺灣大學）創立物理學系，在實驗器材不充裕情況下成立臺灣第一個「原子核研究室」，在他的湛深學養和熱心指導之下，終於一九四八（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完成第一項原子核（鎢原子核）擊破實驗，成為中華民國從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一九五六（民國四十五

）年夏季開始，他再協助清華大學籌設「原子科學研究所」。經過他陶育的臺大物理系學生，分散在各校服務，再建立各校的物理系；如臺大物理系主任林清涼博士、清大物理系主任邱棟博士、中央大學的廖學鑑博士、東吳大學的劉源俊博士都是他的高足。所以國內的教育界稱譽他為「科學人才的播種者」。

他是物理科學專家，雖說還要從事教育行政，但他卻從未嘗中止他的學術研究工作，他以較大心力從事電磁理論、X射線結晶分析術以及航空風洞的研究；並進行原子物理及原子核實驗。

一九五八（民國四十七）年他在臺發起組織「中國物理學會」並被推選為首屆理事長，主辦多種學術性期刊，其中如「中國物理學刊」、「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以及一九六八年「地球物理研究所學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Geophysics——都有相當水準，受到國際學術界重視，由他和許雲基、黃家裕、鄭伯昆研究的「中子核對於中子在一千四百萬伏特的縱橫截面積的大小」報告 (Neutron Total Cross Section of Arsenic at 14 Mev)，相當富有創造性。

他特別重視科學實驗，反對注入式的講授；他以為那樣祇是紙上談兵，學生毫無益處，因此他勉勵青年注重實驗科學，大家親手去做，他督促學生相當嚴格，做對了當然獎勵，做錯了詳加分析指導，循循善誘，獎勉有加。

多年來，受他嚴加教導的學生，大都有了很好的成就，不負他的期望，成為物理和地球物理科學的接替人。其中與他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者，大概有三四百位博士，現在大多已成為國內外著有聲望的科學家了。

當一九六七（民國五十六）年起，他負責中央大學遷校建校事務之時，遭受別人的誤會和攻擊，他擇善固執，堅忍兩年的拂逆折磨，終於貫徹達成他遷校到中壢現址的目的。當他於一九七三（民國六十二）年，自請退休時，中央大學已經發展有物理、大氣物理、數學、化學工程、土木工程、中國文學、外國語文等七個學系，以及一個「地球物理研究所」，學生達一千餘人。

中大在臺復校，「中壢市中大建校促進委員會」功績非常重要，不但捐贈土地，慷慨和熱烈贊助，對戴院長又是敬佩交加，在他退休前的一個校慶日特地為他鑄造一座半身銅像，安置校園

追懷戴仲甫先生

朱 匯 森

歲月匆匆，仲甫先生逝世轉瞬已一周年。其生平志事，於學術，則慎思明辨，孜孜矻矻，精進不已，於教育，則手畫口誦，循循善誘，裁成甚衆。所謂「學不厭，教不倦」，誠足以當之而無愧。

近代科學，日新月異，而皆以物理學爲其基礎。先生畢生從事物理研究，卓然有成。民國三十七年，執教國立臺灣大學時，首次完成原子核擊破實驗，對我國原子物理之發展，科學水準之提昇，均貢獻卓著而有深遠之影響。又風洞實驗，有助於航空與民生之改善，乃今日學者潛心研究之尖端科技，而先生於三十年前已從事此種工作足見先生之識見高遠。

先生早年自日本學成歸國後，歷任南北各大學教授，五十餘年間，培育之人材指不勝屈。然而先生並不以此爲已足，其所專心致力者，厥爲文化之弘揚與教育之普及。故凡有關文化教育之措施，雖困難重重，亦必殫精竭慮，期底於成。國立中央大學在臺復校，奉令主持其事。一甌一瓦皆須重新購置，圖書儀器更付闕如。先生慘淡經營，初設地球物理研究所於苗栗二平山，嗣以該地面積狹小，交通不便，難以發展爲完全大學，於是決定另覓新址，預備他遷。而於遷校過程中，人事、經費以及尋求土地等問題，倍感難爲。先生本其堅忍不拔之精神，百折不回之意志，在萬難中終獲實現其目的。今日中央大學位於中壢市五權里，佔地五十餘甲，花木扶疏，景色幽美，已擴充爲一完全大學，皆先生苦心孤詣，高瞻遠矚，以奠其丕基。

先生常以「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八字，作爲青年學子立身行事之準繩。綜觀先生之爲人，亦惟一誠字而已矣。蓋誠則所知者真，言行不苟，方能盡人之性。先生本誠以治學，故終生不厭；本誠以施教，故誨人不倦；本誠以應事，故爲所當爲，一往無前；本誠以待人，故胸懷坦蕩，溫良仁厚。此乃人師之至高境界，科學家之完美德性也。

中，六十二年五月廿八日上午八時揭幕，「建校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鴻森發表談話說：

「戴院長獻身教育四十多年，桃李遍天下，五年前中大由苗栗研究所遷建中壢；自苗栗建校至今，前後共十二年，建樹輝煌，有目共睹。中大在臺復校，能有今日之規模，全賴戴院長目光遠大，魄力雄偉，及其不懈的努力。」

一九七九（民國六十八）年六月，中大校慶，我們中央大學旅美同學在美國紐約開會慶祝，我恰巧是該會會長，知道戴運軌先生和他的夫人田蘊蘭女士正來美國新澤西州惠伯尼城探親，特地邀請他們來紐約參加，成爲大會的貴賓。那次蒞會的校友，超過百人以上，盛極一時，戴院長作了中大在臺復校經過的報告。

我在中大雖未趕上選修他的課程，但對他景仰已久，當我看到他應邀爲我們中大校友致詞時，他那軒昂的體態，安祥的氣度，誠摯的表情，聽到他親切有力和昂勉有加的致詞，真是如沐春風，接着校友們相繼致詞，都對他推崇備至，而很自然的顯示孺慕依念之情，使那場集會，無形中成爲歡迎戴運軌伉儷和慶祝中大復校成功的盛會。戴夫人田蘊蘭女士和我是初小及中學和大學的同學，在他們結婚後二十四年中，戴夫人也全心全力襄助戴校長獻身教育，提倡科技實驗。她曾告訴過我，當她和戴先生結婚後第一次進門，在他家客廳，就看到張其昀先生贈送戴先生的一塊「多士師表」的匾額，我想，「多士師表」，戴運軌先生是可以當之無愧的，同時也是我們所有中大校友的光榮。